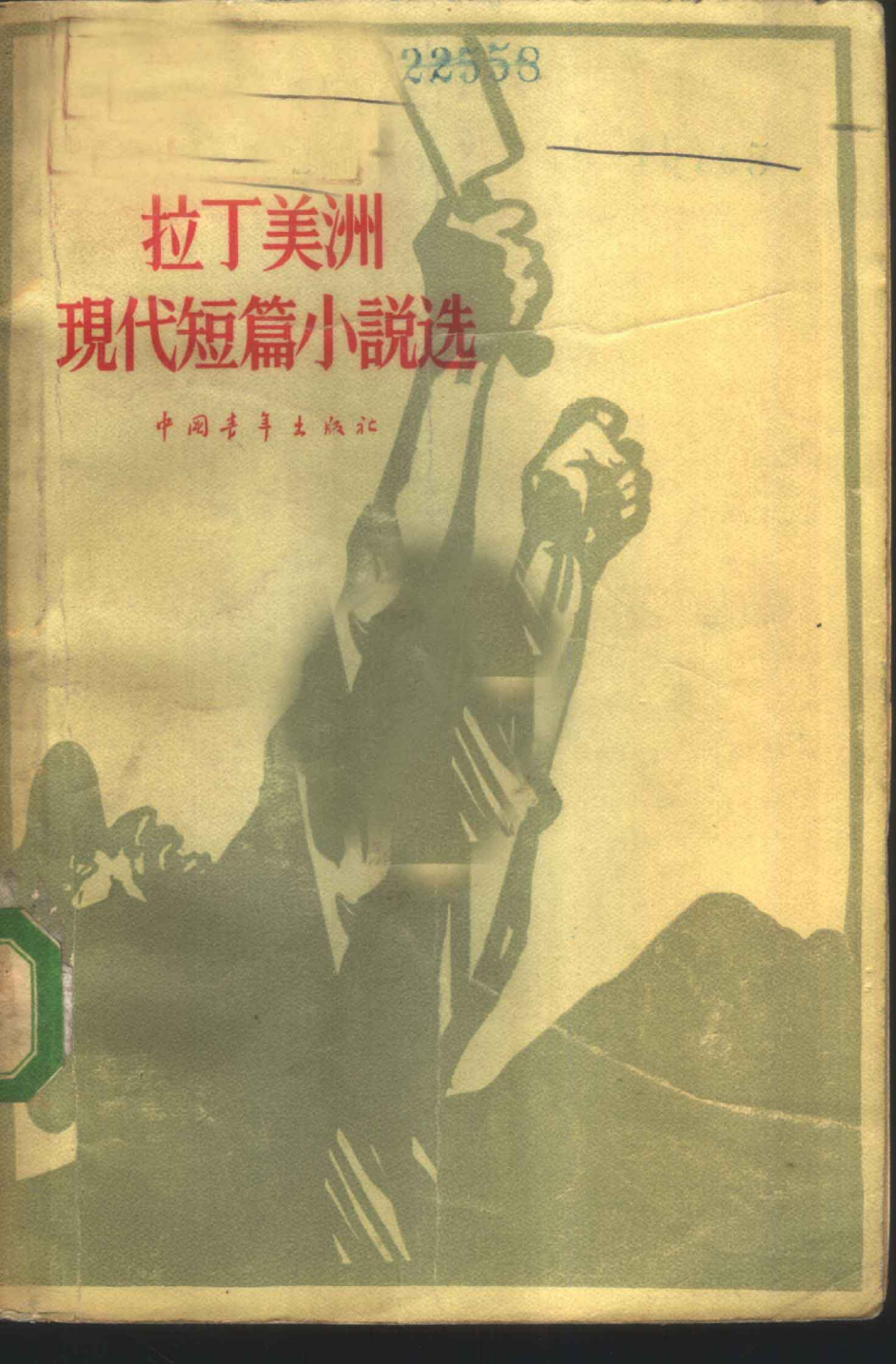


22558

拉丁美洲 現代短篇小說選

中國青年出版社



234-5
56582

234-5

拉丁美洲 現代短篇小說選

中國青年出版社

1958年·北京

拉丁美洲現代短篇小說選

*

中國青年出版社編輯、出版

(北京東四12條老君堂11號)

北京市書刊出版營業許可證出字第036號

中國青年出版社印刷廠印刷

新華書店總經售

*

787×1092 1/32 8 1/8印張

1958年10月北京第1版 1958年10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數1-5,000 定價(4)0.57元

前 言

多少年来,美国帝国主义者一向把拉丁美洲当作它的“后花园”。这座“后花园”里有丰富的橡胶、可可、甘蔗、香蕉、棉花,还有难以计量的铜矿、铁矿、石油、黄金。为了攫取这些自然资源,美帝竭尽一切努力,随时随地都在对拉丁美洲人民进行政治上的奴役和经济上的掠夺,甚至公开煽动叛乱,使用武力颠覆为人民拥戴的政府,又利用各种条约和协定,使一部分国家的反动统治者对华尔街的命令俯首贴耳。仅仅在最近十年当中,美帝就曾在一半以上的拉丁美洲国家干了十多次重大的颠覆活动,无数为民族独立与和平而斗争的进步人士遭到了残酷的杀害。在经济上,美国现在控制着拉丁美洲百分之六十的石油,百分之九十的智利铜,百分之八十的墨西哥矿产,百分之五十的古巴糖。一方面,美国的垄断资本家从拉丁美洲获得了惊人的利润,另一方面,广大的拉丁美洲人民却遭到无穷无尽的灾难,陷入了极端贫困的境地。

然而,拉丁美洲人民是有着反抗殖民主义者的光荣传统的。他们亲身感受的一系列直接侵略和“间接侵略”的痛

苦，使他們認識到美帝是他們共同的敵人，而且一致起來參加了反對美帝及國內反動勢力的鬥爭。儘管美帝及其走狗對人民的鬥爭進行殘酷鎮壓，但反殖民主義的烽火卻越燒越旺，民族獨立運動的潮流是任何反動勢力也阻擋不了的。拉丁美洲一億九千萬人民已經下了決心，要把美帝從它妄想占有的“後花園”里扔出去！目前的情勢正如周恩來總理所說，拉丁美洲人民已經英勇地站在反對美帝鬥爭的最前綫了。

中蘇會談公報指出，我們“堅決支持亞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各國人民的民族獨立運動”。我們出版這一本“拉丁美洲現代短篇小說選”就是為了向英勇鬥爭的拉丁美洲人民表示我們的支持和敬意，為了向我國讀者介紹拉丁美洲人民的生活與鬥爭情況，以便增加相互間的了解。

本書收入了拉丁美洲十個國家的現代短篇小說共十九篇。作者都是各國著名的進步作家，其中有榮獲列寧國際和平獎金的阿根廷女作家瑪麗亞·羅莎·奧利維爾，有智利勞工黨主席巴爾塔薩·卡斯特羅等。這些小說描寫了拉丁美洲人民在美帝及本國反動勢力的雙重奴役下，如何在丰饒富麗的國土上過着悲慘窮困、被剝奪了一切權利的生活，又如何在各國進步勢力的影響下覺醒起來，對美帝的政治侵略與經濟侵略表示了強烈的憎恨和反抗。這些作品接觸到的生活面相當廣泛，寫作的手法也各有不同。作品中出現的有智利的礦工，古巴的漁民，阿根廷的賣花女，危地馬拉的導遊人；有為起義軍秘密運鹽的農民，有獻身於共產主

义事业的汽車司机……。 “他們全是美国佬！”一篇，使我們对美帝飞机轟炸危地馬拉和平居民的罪行感到憤怒，同时对那位因为仇恨美帝而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把一車美国游客开入深淵的导游人产生景仰之情。讀了这篇小說，我們就更容易了解目前拉丁美洲全体人民当中普遍存在的强烈的仇美反美情緒，也更容易了解尼克松、密尔頓·艾森豪威尔和杜勒斯之流訪問拉丁美洲时，为什么到处有群众高呼“美国佬滚回去！”的口号，为什么到处有人用石头和臭蛋“欢迎”他們了。此外，“十二顆珍珠”一篇的作者通过一位极其机智而有风趣的斗鸡人，使我們知道拉丁美洲人民是有着反抗殖民主义者的光荣傳統的，同时也使我們怀想起現在正声势壮大地向古巴独裁者巴蒂斯塔的軍隊进攻的古巴人民起义軍。

总之，这十九篇小說里描写的都是已經覺醒了的拉丁美洲的普通人民，有的虽然还没有采取反抗的行动，但他們的不滿和憤怒却汇成了当前波瀾壯闊的民族独立运动的巨流。

中国青年出版社編輯部

目 次

前言.....	1
他們全是美国佬!.....〔危地馬拉〕米·安·阿斯多里亚	5
十二顆珍珠.....〔古巴〕卡羅斯·蒙代尼格羅	44
鯊魚鰭.....〔古巴〕恩利凱·謝爾帕	58
聖誕之夜.....〔古巴〕路易士·菲力普·羅德里格斯	71
馴服的河流.....〔墨西哥〕伽斯東·伽爾西亞·坎圖	77
騎士精神.....〔哥斯達黎加〕費爾南代茲-賈爾奇亞	91
沉默的別尼托.....〔阿根廷〕瑪麗亞·羅莎·奧利維爾	102
祖母和孙女.....〔阿根廷〕阿爾瓦羅·雍蓋	113
工人的女儿.....〔阿根廷〕阿爾瓦羅·雍蓋	120
一个劳动日.....〔阿根廷〕卡爾斯·多德	128
我的父亲同志.....〔智利〕巴爾塔薩·卡斯特羅	137
十二号風門.....〔智利〕巴爾多邁羅·利約	151
魔鬼巷.....〔智利〕巴爾多邁羅·利約	161
秋夜.....〔智利〕路易·恩尼克·德拉諾	174
星星在春天也会殞灭.....〔海地〕雷涅·德別斯特爾	183
失去了軀壳的黑人影子.....〔海地〕雷納·德佩斯脫	202
父亲.....〔烏拉圭〕阿里弗列多·瓦列拉	222
混血儿的民主.....〔委內瑞拉〕魯菲諾·布朗哥-丰鮑納	230
監獄.....〔巴西〕格拉西良諾·拉莫斯	238
作者簡介.....	252

他們全是美国佬！

〔危地馬拉〕 米·安·阿斯多里亚

1

阿拉利卡·鮑艾尔向車窗外望了一眼；火車已經停下來了，可是她老覺得還在走着。在星星和一小片朝霞之間，在靠近鯊魚青的岸石那儿，可以看得清一艘發白的輪船。等不到晌午，她就要坐那條不牢固的小船到新奧爾良去。由於非常情況的發生，航空綫上所有班機都停航了，什麼交通工具也沒有，只好坐火車到加勒比海最近的一個港口來。下了火車她恰巧趕上了這最後一艘“近海航輪”，這只船要在港里停几小時，裝載淡水、蔬菜和郵件。

整個漫長的夜是著名的旅行導游米洛喬陪着她在窄軌鐵路上顛簸（想想看吧，沒有任何的安慰，只有香煙和威士忌！）。米洛喬的樣子活象一個小丑，所以人家叫他的時候直呼他這個小名。他那樂天的性情使他跟所有人都一見如故，而每一個人也都願意跟他結伴。可不是嗎！甚至連地道似乎也不能和米洛喬比，地道不管怎麼長，總有個盡頭，可

是他喝起威士忌来，就好象把酒倒进一只无底的大桶；烟囱望着这个烟瘾很大的人的烟斗会自愧不如；讲究衣着的人看着他那过份时髦的鲜艳夺目的服装也会啧啧称奇；耍戏法的见到他在交际场合中的圆滑手段羡慕不已；说笑话的对他的俏皮话佩服得五体投地；好色的人对他干香蕉色的容貌又羡又忌。不用说，他会使阿拉利卡·鲍艾尔这样的美人倾倒的，这样的美女看看这个国家真是绝无仅有，在这一群换上旅行服装、胡作非为的美国鬼子中更是出类拔萃。

和阿拉利卡的爱情是如此熾热地在客仓里结束了，本来应当等她回来的。可是燕子虽然有时候答应回来，难道真会回来吗！？对这种长了金羽毛，连头发也镀了金的人，更没有什么好等待了。

米洛乔——有人想起给爱米略起了这个绰号，——一直怀念着加利福尼亚女神的形象，那芬芳的气味和轻盈的姿态，特别是现在，由于突如其来的事件，他不得不在摩塔瓜河的谷地上一个不惹人注目的村子里寻找避难的地方，住在一间靠近吊桥的简陋的茅屋里的时候；那吊桥很象他睡觉用的吊床；河水代替了其他的饮料，吃的东西只有豆子，玉米饼和咖啡。

可是只要一想到不多久前经受的致命的危险，就应该忘记这只金毛燕^①；那时在杂草丛生的潮湿的边境上和燥

① 指阿拉利卡。

热的气候中，这一个四周長滿大蕨目的角落看来滿舒适；鳥儿飞倦了，往这里飞来，翅膀触着崖石，停落在岸边。現在即使是这个小村子也叫人感到愉快，虽然一群群的蚋虫惹人討厭，猪圈的气味籠罩在各个角落和院子里，一絲不挂的孩子和肥碩的蛆虫、閣閣的蛙叫声和为数有限的死气沉沉的居民令人不快，但这些似乎都沒有多大关系。晌午时分雄鸡的啼叫仿佛加深了那藍湛湛的天空的深远。

在米洛乔旁边的一张吊床上睡午觉打鼾的是一个叫莫洛依的小販。以前他在偏僻的小村庄里收購原蜡，轉卖到首都去制造蜡烛。現在，在这里突然遇到了意外事件，他也在等待好时机。

莫洛依的一只手从吊床上垂下来，那是一只疲憊不堪、生滿老茧的手。米洛乔用一根还留着两三片叶子的細竹枝搔他的手掌，同时迅速地玩弄着他的手指，睡着的人企图用手指去抓那些討厭的虫子，或者把它們赶走，——看样子他准是在半睡半醒中向收購人介紹原蜡。米洛乔对这只粗糙但又象含羞草那样感觉灵敏的手掌玩膩了，于是举起竹枝去搔莫洛依的耳朵和脖子。莫洛依开始使劲揮舞着那只本来安安靜靜地放在胸前的手，那光景叫人看了真开心。米洛乔一心只想消遣解悶，于是又去搔莫洛依的鼻孔，然后搔眼臉、嘴唇，同时又不讓他醒过来。

这种調皮的玩耍即使在这种倒霉的时刻也能使心情愉快起来；你可以吃了就睡，睡了就吃，可以梳头、打呵欠、伸懶腰、把手插在口袋里散步、抽烟斗，讓烟斗象火車头一样

冒出烟来，把小虫熏跑，当你意識到你能做这些事的时候，你是多么快活啊！

可是突然一切停止了。

突如其来的一声巨响，宛如晴天霹靂，打断了米洛乔的玩笑和小販的午睡。白色的火焰在眼前一晃，好象在一刹那間有一层赛璐珞的薄膜蒙住了两只眼睛似的。震耳欲聾的爆炸，一声声接踵而来，其中夹杂着一陣陣沉重的電子。

脑子里闪过一个念头：还活着。于是他連忙抓住了吊床，吊床在砂石横飞中上上下下地乱跳着。他偶然朝莫洛依睡的另一张吊床看一眼，立刻楞住了。眼睛盯着那只手，再也离不开了……那只手在一分鐘以前他还用小竹枝搔过痒，現在却一动不动地垂下来，皮肤发黄，手指甲燒焦了，毛茸茸的手腕上戴着的手表指着两点三十五分……

“不可能！……”他終于不自禁地叫着，一面望着卷縮在吊床上的那个人体，一面听着滴到地下的鮮血。“不可能！……不可能！我的天啊！……”米洛乔又說了一遍，身子搖晃了一下。

“那位先生去世了，您应当高兴，您沒有被雷电打中！……”一个蒼白的面孔上蒙着砂土的人从碎磚烂瓦中爬出来，惊叫道。

他叫馬丁·山陀斯，米洛乔是在路上最后一天認識他的。米洛乔和山陀斯知道外国雇佣兵侵入了我国，見人就开枪的事后，他們就一道儿冒着烤人的烈日，以强行軍的速

度走过了辽闊的平原。馬丁·山陀斯是个五十岁的男人，瘦骨棱棱，談到自己时总是說：“生死有命”，死活他都无所谓。他生着一个鹰鼻子，一双深陷进去的眼睛，一把黑漆漆的胡子，一头已經灰白的头发。

鮮血象紅宝石似的从燒坏了的紅磚滴到地上，一些小虫在上面到处飞着。

“不可能！……”

“不可能，我們不是差一点也到那个世界去了嗎！……”

馬丁·山陀斯說。“他們本来是瞄准那座桥……罗，就是那边，我們后面……那座走火車的吊桥。可是沒有炸中——炸得不准。发射了多少炮火啊，圣母瑪利亚！……又是閃又是雷。……起先是隆隆声，随后是飞机的嗡嗡声。好象炸彈是从老远投下来——飞得那么低……流氓！他們沒炸够——又轉回来用机关枪扫射。”

“不可能，这不会是……他們！……”

“啊哈，原来是这么一回事！現在我才明白过来。可是起先我还以为……你說的不可能是指那个老乡被炸死的事。依我看，那个穷人是在炸彈落地后被一梭子机关枪彈打死的。”

“反正是不可能，不会是他們……”

“他們是什么人？”

米洛乔沒有說話。汗珠順着他的臉流下来。他的臉被突如其來的炸彈爆炸那一瞬間吓呆了，炸彈要破坏的不是那座桥，而是炸毁这座簡陋的避难所，炸死这个收購原蜡的

人。

“可是如果不是他們，还有旁的什么人……”他把一条咬坏的手帕从嘴上拿开。干这种黑心勾当的正是他們。在这一带只有他們才有重型轟炸机、高速战斗机、有巨大摧毁力的炸彈。在巴拿馬运河邻近地区，除了他們，真想不出还有什么人能拥有这些东西。

两百磅和五百磅重的炸彈繼續落在岸边上。

“看呀，看呀……”馬丁·山陀斯叫道。“您看見他們在怎么糟蹋我們的村子嗎？！”

他象猫一样从这一块石头跳到另一块石头上，从廢墟中跑出来。他用右手拿出一把平常砍甘蔗用的大刀，把帽子拉得低低的盖住耳朵，免得被风吹跑，然后仰起头对着天空叫喊：

“美国鬼子，狗崽子們，你們要有种就下来吧！”

导游人米洛乔头发蓬松，眼睛圓睜，由于恐惧和憤怒渾身打战，因为沒有武器，所以感到不能自卫、沒有力量。他正在注視空中几架被驟雨洗淨的飞机在飞行。

从上面落下一些致命的黑点——完全象撒下的胡椒末似的，——震耳欲聳的、轟隆轟隆的爆炸把可怜的村庄从地面上扫掉了。

“听呀，听呀！你还說‘不可能，不会是他們……’可是他們又飞到这儿来了，而且将要……哎呀呀！”馬丁·山陀斯叫道。他大大地叉开腿，一只手威胁地揮着刀子，另一只手竭力要从腰帶上抽出手枪来。

“听呀，听呀，听炸弹怎样爆炸，小村子都炸飞了！……”

巨大的爆炸声一声接着一声。

“是从那一边来的，听见吗？是那里，大概是在炸沙班·格兰德……”

在每一次爆炸的时候，马丁·山陀斯都怒火冲天地握紧拳头高举起来，他手里拿着刀往空中乱砍一阵。

“你看，拉洛拉山峰上冒火焰了！可是不，不是那个日出的地方！瞧，克鲁斯克鲁西达村烧起来了。飞机到那边去了，在村子上扔了炸弹就掉转头到那边去了……”

导游人眯着眼睛（他不愿意看到这景象），然后又用两只手掩着耳朵。可是这不发生作用，爆炸声还是听得见。

他们的轰炸机离得这么近……是他们的轰炸机吗？这些轰炸机竟是他这个导游人米洛乔的吗？是的……是他的，他不就是那个国家的公民吗？……

轰炸机继续在空中盘旋，炸毁那些土墙稻草顶的房子，破坏他祖国的村庄。泪珠从闭着的双眼中簌簌滚下来。他竟是把死亡带到他的出生地的那个国家的公民。……他们耀武扬威地威吓了一阵，象是在预先警告……可是不能，他从来没有想到他们竟能干出这样野蛮的勾当。

“哈——哈——哈！……”他的胸口的什么地方突然发出一阵游客们十分熟悉的哈哈大笑。“哈——哈……美国佬……他们全是美国佬！……哈——哈——哈！”

可是——不！这种笑已经不是从前那种笑，这是透过牙缝、透过紧咬着的、象切烟丝刀那样锐利的牙齿的笑。

过了一会儿。

“哈——哈——哈！阿拉利卡·鲍艾尔，是你的人，你的国家，你的飞行员！……”

馬丁·山陀斯把他拉到自己身边。另外几只專吃死尸的兀鷹——也是美国佬——飞翔在莫洛依的尸体之上。

那些兀鷹展开龐大的黑翅膀，低低地盘旋在那所被炸坏的小屋子上，那儿依然挂着一张吊床，上面是那个不幸的收購原蜡的小贩的尸体，——血还是象先前一样流着，一只手垂下来……

“帮帮忙吧，朋友。趁兀鷹沒有把他吃光，我們埋了他吧，”山陀斯說着走去解开吊床的結子。“导游人自然是不适合做埋葬人这种事的，他們的职责只是陪人游览……”

“可是眼前正在学做……”米洛乔說，站起来去帮山陀斯解开吊床另一端的結子。“眼前正在学，阿拉利卡·鲍艾尔，我們正在学給游客掘坟墓……”

“沒有掘土的工具，朋友。就把他扔在河里吧……”

馬丁·山陀斯的声音在空洞的乡村里发出了回声。人們带着狗和牲口逃到山上。他們默默地一言不发，一个个紧跟着急急地走，他們那凄慘的臉上神色惊惶不定……

河流在这个大轉弯的地方減慢了速度，河湾的水綠幽幽的、清彻見底，岸边上圍着一圈泡沫。河水把在波濤上晃晃蕩蕩的莫洛依的尸体慢慢地送走。

在辽闊无边的、难于想象的高空中，又飞过了一架依然看得清清楚楚的飞机。它那发动机的隆隆声和波濤汹涌的

河流的喧鬧聲溶合在一起，河面上沒有留下一點有過屍體下沉的痕跡。只有一滴滴的鮮血在從被炸毀的茅屋到河岸的路上划出了一條虛綫。

“不，這事我不干，”米洛喬說着，把莫洛依個人的東西和證件還給馬丁·山陀斯。“拿着這些東西吧，要報告當局的。還少一個表……”

“什麼樣的表？”

“別裝蒜了！手錶……”

“和他一起漂走了，朋友。那上面指着他去逝的時間……”

“聽見嗎？”

“是的，又在轟炸……大概是在古阿蘭後面……”

無花果樹的葉子簌簌地響，宛如在那寧靜而宏偉的摩塔瓜河上喃喃誦念一些令人難解的咒語。鳥兒在綠樹叢中找尋避難的地方。松鼠在樹枝上跳着，敏捷的壁虎在這裡和那裡跑來跑去。被黃昏塗上了一層朱砂紅的烏雲把地平綫遮蓋起來了。最先出現的、象水晶般清徹的星星閃閃發光。高高的天空反映出深藍色。P-47型和C-47型轟炸機載着致人死命的重載由戰鬥機護送着飛過去，空氣又震蕩起來了。它們去炸農村里那些竹蓋的小屋子，那里的人除了手指甲之外，沒有什麼可以拿來自衛的東西。那些衣不蔽體的人們從淒切的眼睛里射出悲痛而忿怒的光芒，那聲如洪鐘般喊出來的忿怒如同大海的怒濤一樣沸騰起來了。

“啊，啊，是米洛乔先生本人，他本人！您从什么地方鑽出来的？！”龐斯安諾·普埃尔塔斯上校站在警备司令部門口喊道。

导游人用三言两語向他解釋，說他陪送一位女游客到港口去，最近发生的事件使他无法回到首都。铁路交通中断了。汽車在那里只过了一两輛——后来就没有了，馬車又有人劝告不要坐。

“啊，米洛乔先生！您从什么地方鑽出来的呢？”

“別說廢話了，長官，頂好請喝杯威士忌吧。”

“去吧，到我的办公室里去。那里有一瓶酒。”

米洛乔的眼睛欢喜得模糊起来了，可是快乐立刻消失，如同原蜡在火上一样。他用一个内行人的手微微提起酒瓶，根据瓶子的重量立刻断定酒不多了，恐怕只够塞牙縫，不会更多了。他用手背揩了揩嘴唇，隨即把瓶子放回原处。

“喂，米洛乔先生！您从什么地方鑽出来的——一定是从人家絕沒想到的地方吧！”

“上校，您在这儿做什么？……”

“我們在維持路綫上的治安，維持治安……夜里都不睡……”

“好极了！到底太平啦！……”米洛乔說着咬紧嘴唇，甚至感到了血腥味。如果他的祖国被人占領，还談得到太平